文字家

门后的笑脸

湖南作家协会会员 李建军

来城里工作几十年了,总还是觉得孤独大于不孤独。在老家的普通平房,邻里之间“沾亲带故”,时常还有点你来我往。而在这栋水泥钢筋的楼里,门的背后,全是陌生的脸。

那天的事情,有点出乎我的意外。

乡下的老表带他6岁的孙子来城里看病,暂住我家。一天,我突然发现原本在客厅里看电视的小家伙不见了!正当我手忙脚乱时,往日紧闭的对门忽然打开了,还探出一张陌生的面孔,朝我笑着说,刚才那个小男孩是不是你家的?真可爱啊。我连连点头说,是的,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陌生面孔点了点头,说,我看见他上楼了,我一直在门口,没有见他下来。

我谢过后,急忙上楼。

说实话,这张朝我微笑的陌生面孔,好像在一楼大门口偶尔碰到过,不过,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几楼,我还真不晓得。我握着他有几分力量的手,随后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并回报他微微一笑。

我准备上一层楼去寻找。

随着我的脚步声响起,我听见那张陌生面孔的脚步声也在我身后响起,他说陪我一起上楼寻找。三楼的两扇门几乎是同时打开的。然后,门的后面同样探出两张陌生的面孔看着我们问,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小男孩。我点点头,说,他现在在哪里?他上楼了,说是要找爷爷,才敲我家的门。

小孩的行为,让我有些内疚。我对他们说,对不起!小孩子顽皮,打扰你们了。“没事,没事。”那两张陌生面孔写满了热情。直到最后一层楼,我才看见乐得合不拢嘴的小家伙,在和一位陌生而热情的老太太吃零食。老太太看到我站在门口,说,你是小男孩的父亲吗?我摇了摇头,说,我是他表爷爷。对不起,这孩子太调皮了,打扰您老人家休息了。没事,没事,我老太婆整天待在家,早就无聊死了,巴不得你们天天来敲我的门呢。

小家伙在我家住了几天,每天上下午几乎都要跑到楼上楼下的邻居家玩一阵子,我也会经常看到门内那一张张微笑着的脸。

后来,小家伙回乡下了。但我和邻居们都有了来往,特别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去敲他们的门。而那本不该封闭的心门也渐渐打开了。

写诗吧

寻找

醴陵市东富中学 李冬云

春天,我寻找娇艳,
粉红的桃花,洁白的李花,
火红的杜鹃花,金黄的油菜花,
还有花间飞舞的蜂蝶,花丛中欢笑的容颜,
都是我镜头里的美好。

夏天,我寻找绿荫,
枝叶繁茂的大树,密不透风的竹林,
郁郁葱葱的山道,绿荫绿荫的瓜藤架,
还有绿叶下栖息的知了,绿荫下叮铃的山泉,
都是我镜头里的惬意。

秋天,我寻找绚丽,
红红的枫叶,黄黄的杏叶,
五彩的果园,斑斓的山色,
还有沉甸甸的稻穗,丰收的笑容,
都是我镜头里漂亮的油画。

冬天,我寻找新嫩,
盆景里的新芽,绿化带上的新枝,
田野里的嫩草,菜畦里的嫩叶,
还有山间野树上隐现的花芽,
都是我镜头里微微的春意。

一年四季,我都在寻找,寻找着大自然中的美好,
一年四季,我都在释放,释放着心中的好奇与期盼,
一年四季,我都在珍藏,珍藏着生活的美好与惬意。

云水谣

山乡春韵

怀化市麻阳县谭家寨中心校 张元和

立春之后,春便隐约而来了。雨水过后,春的韵味越来越浓了。

几阵春雷,几番风雨,山色亮起来了,小河的水涨起来了,河堤的柳绿起来了。村前的杏花开了,寨后的桃花红了,田地的油菜花黄了,院落的梨花芬芳起来了。姹紫嫣红的花丛中,翩翩的蝶儿嬉戏起来了,辛勤的蜂儿忙碌起来了。

风雨潇潇的原野,绿肥田的牛鞭又响起来了。在这世代耕耘的泥土上,栉风沐雨的老农披蓑戴笠,绾着浆满泥泞的裤腿,一手操着牛鞭攥住牛绳,一手握着不断前行的犁把,双脚踩着犁铧深翻的一犁犁泥坨,一路躬耕,一路吆喝。在这倾注着农民的血与汗的沃壤上,在这种植着农民的心与情的泥土上,在这播撒着农民的祈与盼的田野上,农民又劲头十足地开始耕整秧田,悉心地播种秧谷了。

在春雷的召唤下,在老农的吆喝中,度于田野沉眠了一冬的青蛙,忙睁开惺忪之眼,跳起春天的舞步,哼起春天的旋律,纵情高歌起来了。栖身水草深穴的鱼儿,亦情不自禁地喜迎着春波嬉逐起来了。蛰伏泥泞的泥鳅,也不由泼动起来了。泥鳅一泼动,乡村的夜晚便热闹起来了。那星星点点照泥鳅、照黄鳝的火灯笼又旺起来了。在夜以继日的蛙声中,一年一度的春社节又到了。此时的原野,繁茂的社蒿菜都疯长了起来。江南的山乡,村村寨寨又开始煮社饭了。

阳春三月,在这社饭馨香的时节,在这百花盛开的时节,在这播种希望的时节,江南乡村,家家户户都要种植一些瓜菜。在宅前院后的旮旯地,田坎沙塝的角落,挖些坑囤积凼肥,并在所囤积的凼肥之上培好沃土。而后,在这一堆堆沤着凼肥的沃壤里分头种上南瓜、冬瓜、苦瓜、黄瓜、丝瓜……

春分之际,大自然渐渐都换上了春装。田野里播撒的秧谷,在这春暖花开之时破胸萌芽了。孕育在沃壤怀中的瓜种也迫不及待地撑开籽壳破土而出,欣然地投身于春光明媚的新天地。在春雨的滋润下,蔸蔸婷婷的瓜苗兄弟与其植被幼苗姐妹们,正沐着春晖浴着春风茁壮成长。

盎然的春意,不仅催生了许多萌芽的种子,催壮了许多萌发的苗儿,而且还催醒了几多生灵的梦幻,催出了几多心灵的祈盼……

千帆过尽

文嘉/作品

最情时

春光里的父亲

安徽省颍上县江口镇中心学校 祝宝玉

我走近时才看清楚那个时而立时而俯身查看麦苗长势的人是我的父亲。爸,我回来了。父亲未作声,只点点头。“爸,回家吗?”“不回,你回吧,你妈在家呢。”大概父亲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回答太过生硬又说道,“我看看麦苗。”然后便不再言语,沿着田垄上的小路向前走去,我发现他的背比去年又驼了些。

在父亲眼里,麦苗儿难道比自己的儿子还亲吗?

到村口时,我回首再望父亲,在天地之间,麦苗儿随风起伏,形成浩荡的绿色幕布,这搭就的村野舞台上,父亲一个人成了主角,唯一的主角。父亲成了一棵会行走的树,一棵会弯腰的树,一棵会和麦苗儿打情骂俏的树。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来,父亲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个汉子竟苍老了,身形瘦羸了,岁月的沧桑全爬到了脸上,连说话的声音也不再那么响亮。这多少让我怅然若失,总想和父亲好好地说会儿话,但总是寻不到合适的机会。

春风暖暖地吹着,吹动了我视野里的一切,变成幻动的画帧。多想啊,父亲再回到年轻,我坐在他的肩膀上,他驮着我,在田野间放飞风筝,我与他一起飞奔,一起欢笑。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今却成为我记忆里最珍贵的一幕,任时光流逝冲刷,依然清晰如初。我仿佛看到父亲也在注视着我,只因距离太过遥远,而不甚明晰。我与他互视彼此,用眼神交流着彼此心中想说而未说的话语。真心感谢春风,愿它能将我的心事转述给我的父亲。

明媚的春光里,村庄随同万物一起复苏,而那最令父亲喜悦的,莫若麦苗儿长势良好。前些日子,又下了一场春雨,墒情丰腴,今年的丰收大概已能掐算出来了。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和土地打了一生的交道,他对大地的感情已经到了情深意浓的层界。

父亲还没有丝毫归来的意思,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在田野间闲步,他不是诗人,不会写诗,更不会有闲情雅趣,不会善感愁情,他只是想一个人静静地和他钟爱的粮食作物们在一起,在这儿,没有世间的恩怨是非,没有尘世的尔虞我诈;在这儿,可以安静地回忆往昔,总结生活的得失。春光里的父亲啊,与草木为伴,便心如草木,逢春生发。

静夜思

拥挤和疏远

□莫小米

接近零点,公交车司机要下班了。关了灯,停好车,却发现最后那排坐着一个孩子,像是睡着了,可并没有睡着。“孩子,你家大人呢?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司机问。孩子一言不发。带到警察那儿,孩子还是一言不发。到了凌晨2点,孩子才接过纸笔,写出了姓名、地址以及大人的电话。

原来孩子是出生在国外的,父母目前仍在国外打拼,把儿子送回来上学,跟着爷爷过。9岁的孩子成绩不错,只是不爱讲话,常常偷跑出来坐公交车,一坐就坐到末班。

还有一件事比较喜剧化。一对小夫妻,都勤快,老婆开了家小餐馆,老公开了个理发店,同在一条街上。老公饿了,就跑到老婆店里。老婆见他来,随便端出一碗什么,他就吃什么。

有一天,理发店来了个男客,理完发问老板:“你跟那家小餐馆的老板娘是不是很熟?我看你常在那儿用餐。”得到肯定答复后,男客取出一封信,让转交。男人理发忙,也没多想,那天去吃晚饭时,把信交给了老婆。老婆在餐馆也忙,继续干活,到了餐馆关门,回家睡觉前才拿出来看,看完哈哈大笑。

那人写的是:“老板娘,我觉得你人很好,但为什么只是和你父母一起开店?如果你还没结婚,能不能考虑我?”

老公这才想到,自己去老婆店里,两人从来不交流。第二天就改变,一进餐馆,老公当即喊了一声:“老婆!”

世界拥挤,人满为患,想要清净好难,但人和人又那么疏远,即使是在最亲的人之间。

浮生纪

人最容易迷失的地方是人群

□ 廖之坤

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人是很麻烦的。”这是一句大实话。

水,最容易消失在水中;人,最容易消失在人群里。一滴水清晰可见,但是,当它融入水中,你还能找到那滴水在哪里吗?同样,你是一个有个性、有思想、有自我的人,如果迫切希望被别人接纳,渴望合群,常常也会磨掉自己的棱角,隐藏自己的个性,屏蔽自己内心的声音。马克·吐温说:“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我所暴露给世人的只是修剪过的、洒过香水的、精心美容过的公开意见,而把我私底下的意见谨慎小心地、聪明地遮盖了起来。”因为,只有当你变得与人群中的其他人没有多大区别的时候,这个群体才会接纳你。

人们总是喜欢接纳与自己相同的人,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人。人们渴望被什么样的人群接纳,就容易变成什么样的人。需要警惕的是,渴望被人群接纳的心理常常会让我们削尖脑袋,扭曲自己的个性,甚至做出违心的事情。最后,我们虽然被人群接纳了,但自我却消失了。

一个人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这是一个“人”。很多人聚集在一个社交场合,推杯换盏,彬彬有礼地交谈,这就是“人群”。这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人,他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和目光,不用考虑自己的姿态和着装。他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而在社交场合交谈的人,特别关心别人对他的看法,很在乎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他会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按照别人喜欢的方式行动。

正如张爱玲说的那样:“装扮得很像样的人,在像样的地方出现,看见同类,也被看见,这就是社交。”人需要社交,但不需要把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变成社交。如果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乎每个人的感受和想法,在乎每个人的议论和评价,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自我的空间,忽视自己的感受,泯灭自己的思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